

大家小书

门外文谈

鲁迅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鲁迅 著
门外文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外文谈 / 鲁迅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9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169-8

I. ①门…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杂文—杂文集

IV. ①I21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2505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曲 丹

· 大家小书 ·

门外文谈

MENWAI WENTAN

鲁迅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175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2169-8

定价: 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向鲁迅学，学鲁迅问，问学大学问

蒙 木

一向怀疑所谓纯文学，可以纯得没有一根政治杂毛，这是本人特别喜欢鲁迅的原因；也一向怀疑所谓纯学术，规范化得几乎找不到学者自己的观点，如果读者没有一定专业素养就无法接着对话，这是我编选本书并名之为《门外文谈》的理由；鲁迅从中小学教育这块阵地逐渐撤退，是非毋论，但它不该是大家读或不读鲁迅的理由，笔者认为鲁迅这门课还需要接着补一补，因为随着现实阅历的增长，我觉得鲁迅文章依然深刻又痛快，这便是这本《门外文谈》出版的契机。

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坐着第一把交椅，这接近于公论；其实，那不过因为薄薄的三个小册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其《野草》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新诗的最高成就，加之，鲁迅旧诗也自有其独特的品格，作为伟大的小说家和杰出的诗人鲁迅都当之无愧。而本书所要彰显

的是作为一代学问大家的鲁迅。

谈鲁迅的学问自然让人想起《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白话文学史》誉之为“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郭沫若将此书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当然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它虽然是半成品，鲁迅本人也不甚满意，但其光辉仍然是掩不住的，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之为“杰出的”“划时代”的著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两书均有一定厚度，书店上各有众多的单行本，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本书不予收录；还有众多学人推崇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鲁迅早年论文，尽管盛义迭出，但因为采用的是古语文，普通读者读来费力，本书因偏于普及所以一并割舍。本书着重从鲁迅演讲和篇帙繁富的杂文中遴选那些凸显鲁迅关于中国文化的文字；大约分为中国文学、古典小说、传统文化三个部分。

今天大念“国学”经者日多，所谓国学大师频频现诸媒体，更有的开始大骂五四断了所谓的中国传统，鲁迅作为五四精神的标志性人物，躺着中箭自然而然。还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激进主义等莫须有的一摞大帽子扣到鲁迅头上。鲁迅在论陶渊明时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

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很遗憾，不少人仅仅依靠中学教材的有限篇目来管窥和臆谈鲁迅，没有“顾及全篇”来理解鲁迅杂文，没有“顾及全人”来品味鲁迅作品，更没有从“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来把握鲁迅思想。还是套用鲁迅评价陶渊明的话：说“怒向刀丛觅小诗”和“回眸时看小於兔”的是一个人，人尚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向有鲁迅精神传承人之誉的钱理群教授多次强调读鲁迅不宜读语录，鲁迅文章分为“为己的”和“为人的”两种，所以接受难度不小，我们需要整体地、同情地来再认识鲁迅这个“全人”。

本书希望给予读者三个向度：

一、向鲁迅学。如何读书，鲁迅自己说是“随便翻翻”，他从不留心所谓“青年必读书”。我们可以移用深受其影响的周作人《我的杂学》的话：“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蔡元培于1938年作的《〈鲁迅全集〉序》指出：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贴、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

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鲁迅的学问是很广泛的，所涉及领域单从蔡元培的评价里就包括：文学、历史、考据、美术、翻译、金石学等。鲁迅读书读了多少，其实看看《鲁迅全集》的注解大致是可以了解的。

程子曾说，读一本书，如果读后和读前没有“变化气质”，读也白读。鲁迅化学为养，是深得国学精义的。国学不是嘴上说说、文字游戏和思辨逻辑，而是一种躬行自持的人生姿态，一种绵密证道的修养。很多人自己把国学弄窄了，似乎不合其框框的就算不得真学问，所以不能窥得鲁迅数仞之墙。这方面，我们应该看看他的入室弟子们，像魏建功、胡风、台静农、李霁野、聂绀弩、徐梵澄……哪个不是学问大家？他们笔下的鲁迅更亲切也更近真实。徐梵澄在《星花旧影——对鲁

迅先生的一些回忆》中说：

举凡论文，论史，论人，论事，论书，论画……皆听到过很多精辟的见解，度过许多无比的辰光。……

先生于国学研究甚深，我去时时请教，有时触到了一题目是有兴趣的，先生便滔滔不绝讲去，我也忘掉了时间。于晚清的一些名家的事，似乎从来未曾在先生笔下提到过。……

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揣想其佛学造诣，我至今仍不敢望尘。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

……讲哲学史的，关于这时代必不会缺少讲鲁迅的重要的一页。

当然滋养鲁迅的不单单是国学，其西学的底子也不薄，看看《鲁迅全集》里的译著会大致有个印象，公知陈丹青说：“乔叟、塞万提斯、蒙田、伏尔泰，似乎都能找见鲁迅人格的影子，当然，鲁迅直接的影响来自尼采，凭他对世界与学问的直觉，他也如尼采一样，早就是‘伟大的反系统论者’。……我们中国幸亏有过一个鲁迅。”笔者认为，和鲁迅

气质更为相近的该是庄子、嵇康、吴敬梓、章太炎等中国土产的先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优秀的一面，就是士的传统。作家张承志便是从“士”的角度一再呼唤鲁迅精神的：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二、学鲁迅问。鲁迅在《读书杂谈》里强调要“自动的读书”，“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本书所选文章基本上是他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纵横捭阖的杂论，不是要藏之名山的“为学术而学术”。即便在学术意味浓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中，也是饱含讽世之意，不时流露现实关怀。该演讲提出，“诗文也是人事”，学问如何不“也是人事”呢？鲁迅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发问道：

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饌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

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甚么关系？

鲁迅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斯芬克司般踞在中国文化的大门口，就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之于西方现代文化。今天大倡国学的同时，身负时代使命的人们不得不接着追问和回答。

近年因为鲁迅文章逐渐淡出中小学语文教材，一忽儿轩然大波，一忽儿又被淡忘了。一个网络帖子调侃得很有意味：所以要剔除鲁迅，因为读鲁迅文章实在搞不清这是现代作家还是当代作家。《野草》序说：“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如果哪一天鲁迅的锋芒完全失去了针对性，我们应该为鲁迅文章的被健忘而鼓掌。

三、问学大学问。关于鲁迅的学问，争论颇不少。较早的时候夏志清说，鲁迅的学问不如乃弟周作人；后来韩石山说，读鲁迅的书让人长脾气，读胡适的书让人长学问。我们不禁要问：1. 周作人和胡适的学问有多大？即使比周作人和胡适学问小一点，算不算大学问家？2. 周作人和胡适的学问真的比鲁迅大吗？持此论点的人是否仔细比较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白话文学史》和《汉文学史纲要》？3. 什么是学问？学问又是干什么用的？

张承志认为鲁迅“一生看破了学术也看破了文章”，《致先生书》特别提到鲁迅“学者式的能力”：

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锺书一部《管锥编》，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有先生一人。

所谓“控制古代之力”，大概指作者驾驭国学材料来构建独创性思想的能力。我们向鲁迅学，学鲁迅问，就是学习鲁迅如何用深厚的学问来穿透现实的。鲁迅被误读，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穿透性，总是被片面理解为批判性，而忘却了鲁迅的正面主张。兹举三例：1. “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贪安稳就没有自由”；2. “救救孩子”；3.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不要以为奥运会多拿金牌就意味着健康；民族主义情绪就意味着不是看客。试看看日前关于要不要扶起倒地老人的争论，想想我们的精神究竟比五四那个时代进步了多少？

五四，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它并没有真的隔断传统，笔者曾经写过《五四风云》，努力还原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里不再赘述。爱之深，责之切。鲁迅的所谓过激，我们需要先“三省吾身”，看看鲁迅所批判的那种愚弱，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才是大学问。其实，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都不重要，因为鲁迅所学所问并不仅仅是所谓国学，也不是西学，他研究的是人，是人生，是社会。任何大学问都是对人生的安顿，以及对时代的回答。鲁迅给出了自己的安顿方法，鲁迅也给出了作为医生对时代的诊断书，我们能否接上这学问之根，那要看我们自己的悟性、品格和责任担当了。

北大陈平原教授从专业角度写了《学术史中的鲁迅评估》《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等文章，希望读者都能找来看看。如是我闻，陈教授早在“近代的文与学”的课堂上就一再强调鲁迅之学，他说和鲁迅相知最深的蔡元培和周作人都是首先从学问家角度肯定鲁迅的。鲁迅逝世时，蔡元培写的挽联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其实鲁迅同代人中不乏认同其学术成就的，其忠实好友许寿裳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恻。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

其早年战友晚年又绝交的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写道：

至于我对豫才的批评，却也有可说的：①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他校订《嵇康集》与《唐宋传奇集》，他著《中国小说史略》，他翻译外国小说，都同样的认真。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②日前启明对我说，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所以总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实在是豫才辑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写“周树人”而写“周作人”，即是一例；因为如此，所以他所辑校著译的书，都很精善，从无粗制滥造的。这种“暗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③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即便《新月》干将叶公超《悼鲁迅先生》也是把鲁迅的学问放在第一位：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鲁迅在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在小说史方面的工作是应当有专家来纪念他的（此时尚未见有）。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第二，我想大家都会想到的便是鲁迅的小说。……最后，我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

没有蹈空的学问，即便是清代的考据也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后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陈垣诸人的学问均寄予着其经世致用的目的；即便欧阳竟无、太虚大师、弘一法师的学问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鲁迅与众不同的是：他专门领域的著作不够多，而是兴之所至，创造了大量介于文学创作和思想随笔之间的长长短短的文字，收获了更多的共鸣，也遭遇到了强烈的曲解、反对，甚至诬蔑。但也正如叶公超所说：“骂他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是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这个名单包括中西合璧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施蛰存，哪个不是学问大家？还包括国学功底深湛的章士钊、钱玄同、顾颉刚。鲁迅使用旧学的能力，没有被今人热捧的诸大师寻到小辫子，学问小的人如何做得到？

骂不倒的鲁迅。谈不完的鲁迅。本书也只是一啖之尝。

在谈之先，我们还是静气敛心下来，多读读鲁迅吧。

2014年1月7日草、8日改定